

施人豪教授
漫談鹿港

編輯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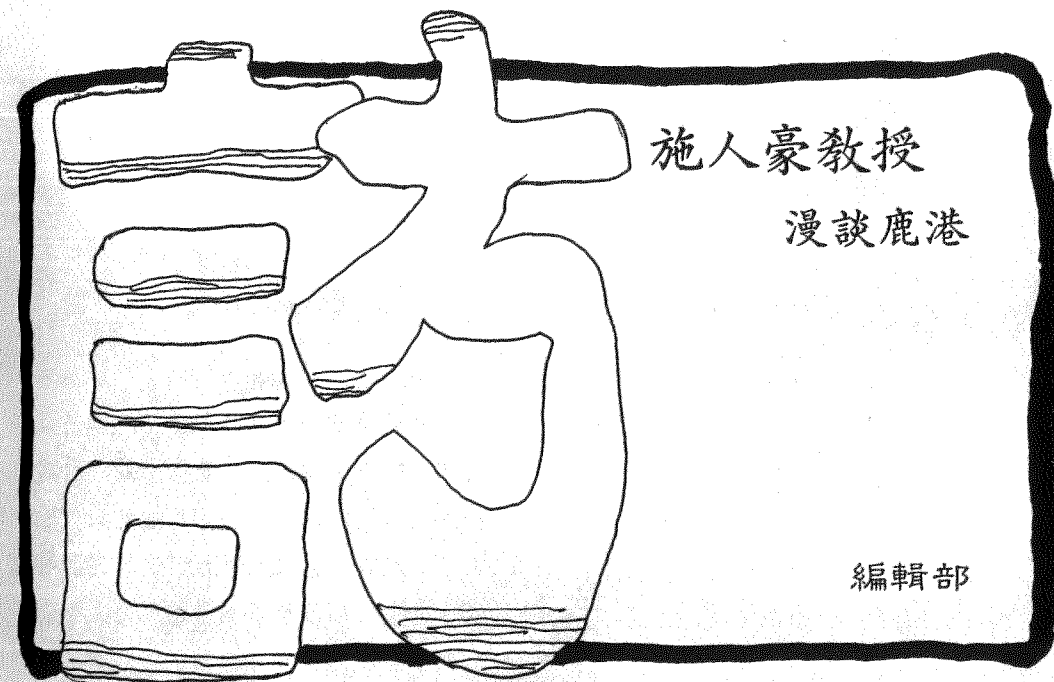
許多人因為鹿港是一個具有濃厚文化氣息的老城鎮而拜訪鹿港，到這邊我們可深深體味大陸閩南的風味，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叫我們懷念喜歡；這些古蹟較臺南僅是點狀分佈來說，它是一連貫、集中的線。然大家只是看到古建築、古風貌、古街道等的外觀，我認為擁有有形的古貌外，還須無形的東西加以支持，才可擋住潮流的衝擊，若是去除掉無形的精神，便祇徒具一文化的外殼罷了。洪炎秋教授有古蹟三寶之說（指龍山寺、天后宮、文武廟），我則稱這無形的東西為鹿港的雙壁，是為鼎盛的文風和淳樸的民風。

乾嘉時期的書生將文化帶到鹿港，促成文風的鼎盛，這跟鹿港的地理位置關係密切。鹿港於乾隆四十九年開港，是臺、泉最近處，康熙二十二年以後臺灣經濟中心由臺南移至鹿港，在這漫長時間內，先民努力開墾

，從事文教工作，促其成為人文薈萃處，奠定其為臺灣文化第四期的位置。

衣食足而知禮節，百分之八十七以上的鹿港居民來自中國經濟文化重心的泉州，高尚的文風不樹自立，所謂「官」並非是用來管人的，一個房子裏面有一個老師的「師」，主掌教化；乾末嘉初有一個薛志亮的官吏蓋文昌祠，逝世後尚交代後人把僅餘的五百兩銀子，拿出來興建學生宿舍，生前提倡文風，與地方士紳林文滂從事文化經營，功不可沒，可說是當時官吏的典型。

不獨富家的子女接受教育的薰陶，窮苦人家但知唯有讀書方能出人頭地，在鄉間寺廟及城市人家中皆有師塾的設立；基於文人互相切磋的需要，於是有詩社的成立，詩社有名者十幾近二十個，是其他地方罕見的。文開書院興建後，文風更有系統被宏揚，制度形成，學生人數增多，地方熱心人士捐學



施人豪教授
漫談鹿港

編輯部

田供作獎學金，窮苦學生只消帶些米糧幾個燈油錢，隨便暫居廟內求學。老師有欠缺，縣長、師爺及其他官吏前來兼任，因此造就了不少人才。

販夫走卒常能寫一手字吟幾首詩，每個家庭皆以掛些文詞字畫為榮，認為字畫可提高家庭生活境界、陶冶品性。鹿港是一個沒經政府計畫下形成的露天博物館，很多人家珍藏典美的古玩古器，鹿港人操一口濃濃的泉州腔，生來合作、樂意助人、生活勤儉、吃苦耐勞、寒酸保守固執，他們極好客，打個招呼即可逕入屋內參觀古物。

早期為生活權利，搶奪碼頭、地盤，械鬥（厶一又 女丫、）頻繁，有錢沒錢統統出動，打輸者躲回自家門內（隘門），勢力薄者讓位給勢大者；後來以為常常打架太麻煩，約定每年三月初三象徵性打一場，畫溝

為界，擲土丸，醫生則必須義務出診。

茶點——

「飲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。」別的商埠剛爬上「一世長者知居處」的地位時，鹿港則早已超過「三世長者知服食」的階段了。鹿港的茶點著名者有鳳眼糕，甜度適宜，色澤美，入口即化，是天下一品的清雅茶點，此外還有雪片糕、綠豆凸（女厶、）、巧酥餅、麻糰、米糰，濃淡各殊。

市場上的擔擔麵、燒肉圓、燒肉粽、豬油炸、臺仔滋，功夫精緻，味道鮮美，飽食路過其攤，都會感到飢腸轆轆起來。

有一味有趣的茶點—燒三處（丁一又厶丫 勿丫、），以熱糖做餡，外裹以「土豆ㄇ」，初嚐燙到嘴唇，咬深入時燙著舌頭，待裡面的糖餡滴下又燙到腳趾，君何不前往一試究竟？